

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

情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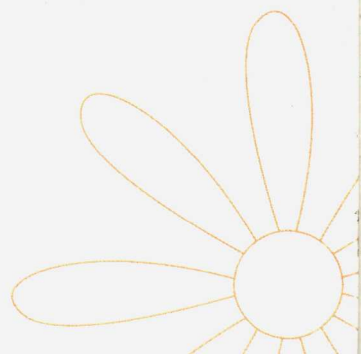
曾 煜 主编

QING SHANG

第四集 ④

鲁迅 茅盾 沈从文
老舍 张寄平 蔡佩佩
时英 无名氏
郁达夫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214
713
现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

情殇

曾

煜主编

第四集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**情殇第四集——当代情爱小说精品大系/陈琛主编. —北京:
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5.4**

ISBN 978 - 7 - 5402 - 0418 - 1

I. 情…

II. 陈…

III. 言情小说 - 作品集 - 世界 - 当代

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05836 号

责任编辑: 梁 歌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7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

700 × 1000 毫米 16 开本 42 印张 850 千字

2007 年 6 月第 2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(上中下) 156.00 元

目 录

- 池 莉 让梦穿越你的心 (1)
- 述 平 此人与彼人 (23)
- 陈 村 起子和他的五幕梦 (72)
- 张 旻 校园情结 (93)
- 洪 峰 日出以后的风景 (123)
- 北 村 玛卓的爱情 (162)
- 阿 多 等待冬季 (221)
- 彭瑞高 夜祭 (230)
- 那 耘 四十如猫 (252)
- 蔚 江 爱情马爹利 (283)
- 安 娜 时钟在摆动 (318)

张	旻	生存的意味 (339)
方	方	船的沉没 (368)
北	村	张生的婚姻 (416)
马	原	旧死 (460)
陈	村	残园 (507)
余	华	难逃劫数 (539)
洪	峰	星期二的故事 (571)
金	石	危险的 18 岁 (604)
戈	克	
夏	商	嫌疑 (639)

继 续

各位，我们要明白一点，尼采把人当作他自己和别人的奴隶，他攻击人的道德原则，新“超人”就是他自己的法律，将把他的愿望加诸那些群众人身上。

B 大学的礼堂，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，大家渴慕已久的青年理论家张生终于出现在讲台上，实际上张生今天很疲劳，因为讲座早已预约，他不得不过来。

他继续说道：尼采告诉我们，上帝已经死了，他把这种变化称为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件最伟大的事，信仰上帝已经不可能了，就像太阳之没落。

这时，有人递了一张条子上来，问：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，又说有一个超人要出现，请问这个超人是不是尼采本人？或者说尼采本身要当一回上帝，所以蒙骗我们，试图对上帝发动政变？

张生把纸条一念，底下哄堂大笑，张生有点尴尬，说，大家的笑声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，这就不多说了，我承认上帝死了是一种可怕的宣告，它集合了尼采的一切力量，给神圣信仰以最后一击，尼采有一根坚强的神经来为这宣告的后果负责任。

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反驳道：据我所知，尼采疯了。

说：中国是一个没有神观念的地方，我们很难内在地体会尼采的痛苦。

学生说：既然没神，为什么不去认识神呢？

张生审视着他：听你的口气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？

阿门！学生嘹亮地回答。

明白了。张生说。他勉强地把剩下的内容讲完，底下又上来一张条子：张教授，请问你怎么选择你的伴侣？张生觉得这条子太无聊，就没有把它念出来。

讲座结束后，学生排队等他签名，张生估摸这些等签名的必定是刚才比较安静的学生。他以极快的速度写下自己的名字，他已经很累了。张生想：如果让另一个叫张生的留在这里签名，他签下的名字不但会同样准确，而且会签得比他更好。

人走光了，张生看见一个女学生站在那里，她留着齐耳短发，穿着

白衬衫和背带裙，显得朴素雅致。她对张生说，张老师，您为什么不回答我的条子？

张生立即明白是谁了。他说，你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

女学生说，是不是很不好回答？但我问是有道理的，我只要知道你是如何选择伴侣的，马上就会明白你的思想和学术，这是藏不住的。

张生听了，心就扎一下。

这个问题，我们留着以后谈好吗？张生想撤退，不过当今像你这样的女孩不多，大多数人只想嫁大款。

我很烦恼的，我以为你来讲课能解决我的烦恼，结果——女学生说话显得犹豫不决，不过我很惊奇您这么年轻，看文章我总以为是老头子呢！

女学生注意地看着张生的脸，张生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就匆匆和女学生告辞了。

离开B大学时，校方给他一个信封，里面揣着一百元的钞票一张，这在B大学是较高的讲课费了。张生接过信封时四顾了一下，坦率地说他很怕让刚才听讲座的学生、尤其那个女学生看见他这个动作。他来这里讲了一通尼采，把人家弄得更烦恼，为这点“功绩”反而要领一百块钱走，张生想想就觉得荒唐，这种交易甚至比卖出一个鸡蛋收回三毛钱还别扭。

今天，张生连“思想的快乐”也消失了，这种感觉令他恐惧，这个靠思想活着的教授突然觉得自己降到了跟刘仁同样的水平。

张生带着十分糟糕的心情回到单位，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正在等着他，要和他谈他正要出的一本书的书名问题。这本书叫《智慧的愉悦》，编辑极力怂恿要求改名为《实用句心术》，平素很温和的张生压抑着怒气，跟编辑讨价还价，张生从来不关心稿费多少，但对原则问题是寸土必争。编辑也不让步，满脸堆笑地跟张生耗，向他诉苦，说出版社现在连吃饭都成问题。张生心软了下来，两人最后折衷出一个方案，叫《开启智慧的密码》。

编辑走后，张生骂了一句，话出口后他才发觉这是一句脏话。他还从来没有骂过人，张生想：我不是骂那个编辑的，他是无辜的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骂谁。

张生刚想回屋睡觉，他觉得头痛得很，办公室主任一把将他拦住，唠唠叨叨地给他讲了一堆，大约是讲到老干部的事情，张生不想听，又

不好走开，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：院里有一批店面要招标出租，结果一批离退休的老干部以九百元中标了，由于是老干部，优惠成六百元。店开了三天，倒闭，老干部拍拍屁股走人，损失又是院里的，像玩儿戏似的。

张生耐着性子听完，说，主任，还有什么事吗？

主任大梦初醒地说：对了，我把正经事给忘了，你被评为今年度学雷锋积极分子了，快去工会拿奖状。

张生瞠目结舌。他说：行，我会去拿。

主任说，现在赶紧去拿，下午和明天要关门，他们要上街开心理门诊，没时间了。

从工会拿回奖状的时候，张生脸色已经铁青了，他一言不发地回宿舍，见了熟人也不招呼。回家后，站在穿衣镜前，看着自己的脸，那张脸越来越灰暗，越来越无聊，实在是乏味透顶，这个人心里有一股气，现在这股气出不来，这个人是教授，但现在受了气，没人理他，未婚妻把他弃绝了，只有几个学生跟他后面起哄，外加一张学雷锋奖状。

张生四顾无人，回肠荡气地骂了一句：他妈的！

这一句很大声，把张生吓住了。但他又鄙夷地笑了一声，不管了，难道教授就不能骂人吗？

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教授这一刻才发现自己仍然血气方刚。

张生在床上打了一会儿盹，实在睡不着，就起来打开抽屉，取了那三千元准备上刘仁家。

张生刚在街上走一会儿，太阳就使他受不了。炽热的阳光仿佛是有质量有体积的东西，挤压着他的胸膛，让他躲也没处躲。今天让张生看见，烦恼不是一个东西在后面追他，而是像空气一样完全充满，使教授无处遁身。

张生在街头书摊上坐下来，买了一张报看，小报是套色的，题目是《春药在中国为什么流行？》，副题是《欢乐妓女大曝光》。张生心里虚了一下，看看周围并没有认识他的人，就看下去了。

他被吸引住了。

这是一篇真实的报道，触目惊心的叙述中暴露了大量的细节。张生的正义感好像消失了，反而有一种不祥的欲望被赤裸裸的叙述所打动，比如里面有一女子竟不反对记者公开她的姓名，这个叫戈艳春的女子无耻地说，她要跟所有看到她消息知道她姓名的人共枕。

张生心里抖了一下，好像有点想上厕所的样子。又像怕被人揭穿秘密，起身想走。他掏钱买了另外几份小报，把它们卷成一团，插入贴肉的内衣里，准备回家慢慢看。

刘仁对张生把钱送来很高兴，因为他已经租下一间店面，开了一个食什店，他说，张生，你真是雪中送炭，留下作本金，就是算你一股。

不，不要。张生连连摆手，我不搞这个，你们搞，你们搞，钱你用好了，没关系的。

刘仁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，头转来转去无所适从，刘仁的老婆机灵地拿起一袋鱿鱼干，要张生带走，张生感到很别扭，连说不要，刘仁老婆硬塞在他手里：教授，学问再大也得吃喝呀，鱿鱼干烤着吃，很香的！

张生走上国货路时，手上提着大蒲扇一样的鱿鱼干，汗从他头上流进衣领，一会儿就变成凉的了。他有些后悔在这个时候上街了。

在公用电话亭，他拨通了小柳的电话。

小柳在电话那头抽泣了一下，张生的心被吊起来，所有的忧伤都被激活了。他对小柳说，小柳，为什么我们要弄成这样？三天了我天天不知在干吗，你知道我多爱你。你出来一趟好吗？

我们现在最好不要见面。她说，但很小声。
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张生说，我弄不明白啊！就算我求你了！好不好？

你不要这样说话。

我还能怎么说话？张生压抑着一种不快，我求你还不行？你要知道我是很少求人的。

……那头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小柳说：我也没有叫你求我，也不会忘记你是大教授。

不多说了，我们去那片沙滩，我一会儿在东街岗亭等你！张生也不让回答就挂了电话。他靠在电话亭里喘息，十分疲惫：现在他开始怀疑爱情这东西了，好端端的要结婚了怎么会弄成这样？他恨不得把手中的鱿鱼干扔得远远的，但又没处扔，于是把它挂在电话上。他走出话亭时后面打电话的人叫住他：喂，你的东西！

张生说：那不是我的。

张生往东街走的时候，与小柳见面的愿望已经变得不那么迫切了，他心中的爱情似乎已经被疲惫和厌倦慢慢吸空，他简直无法辨别小柳这

个人了，觉得她很难伺候。这种爱情的退潮使他涌上一种莫名的恐惧。

小柳已经站在岗亭那里了。他们见面时甚至没有了上次见面时的紧张和不安，显得既平淡又疲惫。也许是天气作梗的缘故，两人在岗亭下面无话可说，猛烈的太阳要揭去人的一层皮，人似乎要被晒干了。内衣湿了又干，粘在皮肤上让人极不舒服。

走吧。张生说。

去哪儿？小柳干巴地问。

去沙滩吧。

两人走上了大街，又趑到通往郊外的小道。小柳靠着另一边走，张生仇恨地注视着这一段距离，对小柳说：走那么远干吗，有瘟疫吗？

我不想听你这样说话。

你要我怎么说话？！张生大声道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不该发脾气，这样不好。

小柳看着他：既然你是想发火，硬压它有什么用呢？能压到几时呢？我怕跟这样不真实的人生活在一起。

你要我怎么真实？！张生一反常态地揪住她的肩胛，好，我真实给你看，我想骂，想吼，可以吗？你受得了吗？

小柳被他的手推得连连后退，她被张生反常的举动和神态吓坏了，脸上出现恐惧，慢慢哭声就出来了：你动手了，你动手了……

张生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。他想道歉一下，但刚才好像已经道歉过一次了。

小柳流着泪，回头走了。张生看着她单薄的身影在下午的阳光中有些歪斜，漾动起来跟蛇一样。小柳的身影消失在路口后，张生觉得全身的力气一下子被抽空了，现在他的身体里不再有五脏六腑，也没有水，甚至没有空气，完全是空的。他莫名其妙地被谁带到这个地方，然后遗弃在这里。张生涌起一种彻底的失败感：金钱无法让他失足，地位和名誉也无法让他失足，但他在一个女人面前原形毕露。他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温和的人，过去弄错了。

张生带着一颗石头一样的心独自来到沙滩上。这片沙滩是一片未被开发的地区，但过不了多久就要被辟为度假村了。沙滩和那片树林是张生常常读书和休息的地方。小柳跟张生来过这里几次，小柳在沙滩上来回地跑，又到水里游泳，张生不会游泳，就坐在沙滩上看。太阳照在沙

上，沙砾闪烁着光点，一种奇怪的宁静蹲伏在巨大的沙滩上。张生和小柳仰面躺在沙上，会看出碧蓝的天空是一个圆，上面有几朵疏淡的云。主要是安静，它会深深地吸引我们，使我们暂时忘记城市，忘记一些多余的声音，寻找一块让心安息的地方。海面上有几重山的叠影，像洒出的墨一样，偶尔有“突突”响的木船过去，一切又恢复宁静。他们有时就躺在沙上睡觉，直睡到夕阳逐渐变得金黄，悬浮在海上，并像金属溶液一样浇灌在海水之中……从郊区机场起飞的飞机飞过沙滩上空，向他们提醒城市的存在。每一次他们离开时都没有好心情，虽然一下午很尽兴，走的时候却郁结着无法排遣的失落和惆怅，在依依难舍的心情里消失了美好的感觉。小柳总是说，以后不来了，来了舍不得走又还得走，怪难受的。张生笑着说，我们不是这片沙滩的合法居住者，我们是闯入者，好像偷了人家东西一样。他们带着莫名的怅惘离开沙滩，在沙滩上他们闻到的都是沙的气息、海水的腥味和树林带来的清香，可是他们越往城里走，人工的气味越浓：什么被烧焦的味道，油漆和锯木厂的机油味……

张生很快地离开了沙滩，他独自一人在那里，觉得一切景色都失去了美丽，飞机老在头上嗡嗡，一条船靠在岸边，一伙人在拖网，议论鱼价的声音使他烦恼。他失望了。

……张生走回国货路的时候，不想回宿舍，一时又不知道要到哪儿去，他把可去的地方和人名都想过一遍，竟提不起一点劲头到其中任何一个人家里去，他知道几乎没有人能驱除他的烦恼，连小柳都毫无办法，他对自己的坏心清就感到绝望。张生现在要找一个忘掉它的办法。

他想到了酒馆，虽然这个办法很蹩脚也很平庸，但此时此刻对他产生一种尖锐的吸引力。

张生拐过得贵巷时，又看见了那个少年，少年固执地踞在阁楼前，摆弄着那架望远镜。不过张生没有兴趣叫他，甚至加快脚步躲开了少年的视线，走进了一家叫“日日春”的酒馆。

走进酒馆的张生大吃一惊：他在这里遇上了老同学马腾。他进去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端着啤酒瓶对着嘴喝，长似鹤脚的腿支在木凳上。是马腾先认出了他，大声呼唤着张生的名字，张生有些尴尬。张生问说，怎么会在这里碰到你？你不是去云南了吗？

又回来啦！马腾说话时头不住地摆动，有点像发抖的样子，他说，我回来找工作的，这里好哇，改革啊，云南太闭塞，我在党校呆不下去。

张生叫了一些酒菜，马腾嘱咐除了啤酒外，还要来一种温热的加饭酒，串着喝过瘾。张生不会喝酒，就随他。马腾有些肉麻地吹捧张生的成就，说班上唯一混出来的就是张生，马腾说话时眼中带着的讨好神情让张生不舒服。他记得马腾当初在大学时是全班第一的才子，会写诗写小说，会演戏弹琴吹号，唯一不足是屁股后面老插个酒瓶子。那时的张生是个无名小卒兼老实砣子，和马腾是一天一地。现在张生看着他落魄的模样，感到时间是一种残酷无情的东西。

马腾看上去醉了，老是一遍一遍地对张生说：你不要急着走，我们慢慢喝，见到你我很高兴，以前你帮我抄稿来着，现在出息啦！我高兴，哈哈！你不要急着走，不要怕，我有钱付账！

我不走。张生说。

马腾果然从胸口掏出一叠钱来，甩得扑扑响：瞧，我有钱，我不是没钱，人家以为我没钱，那是说瞎话，不过这钱是找工作用的，哈哈！我要跟你在一起啦！

你现在住哪里？

马腾说：我老婆肯定以为我走失了，瞧，我没跟她们说，我会让她们吓一跳——马腾突然站起来——我，马腾，照样是个男子汉，十年前是好汉，十年后照样活得好好的，我是说走就走，她们都不知道，我等着她们在报上找我呢？……这臭女人！

张生感到问题有一点严重。他又问你现在住哪里？

马腾含糊地说了一个他感到陌生的名字：……我最想我女儿了，她问我：爸爸，你下乡时扛那么大的石头做桥，一定要吃很多饭吧？哈哈，我女儿真好，说我要吃很多饭……

张生注视着他，心里想：他还有一样东西喜欢的。酒，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兴趣了，怎么办？我过得比他好吗？不，没有。他肯定地对自己说。

你到我那里住吧。他对马腾说。

马腾摇摇头：……我有地方，不在你这里，我会去找你的，我有力气，我女儿问我，爸爸，你扛得起那么大的石头，一定吃很多饭吧……哈哈……

那你把你的地址给我，我去找你。张生说。

马腾写一个地址写了二十分钟，张生惊异地看着老同学，他握笔的

手抖个不停，好像什么也想不起来。马腾的眼神呆滞，头左右神经质地抖动。店老板对着张生耳朵说，你这个朋友喝酒喝多了，迟早要酒精中毒，酒鬼都是这样。

张生还是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他，他不相信马腾写的地址不会出错。你还是到我那里住吧，明天就过来，我们好好聊聊。

好！马腾说，我相信你……张生是个好人，我一定去！你还得叫我老师呢……你帮我抄稿来着……

张生走了。他觉得他的脑袋要爆炸了。

七月十九日。

张生早上被窗外打桩的声音弄醒，要命的是这汽锤的声音没有规律，有时连续三响，有时响过一次就没有下文，张生一去等待那声音，就失眠，很烦恼。

昨夜里做的一个梦使张生骇异不已：他提着长矛追杀小柳，在雪地里一通猛追，小柳就杀猪般地嚎叫，张生追上了，刺穿了她，那矛的模样像一支蘸水笔……

张生想起这个梦就难受极了，在心里咒骂着自己。

他等到中午，马腾还没有来。张生有点着急，就去那个酒馆找。酒馆面前围了一大堆人，好像出了什么事。张生挤过去一看，警察在那里牵着皮尺量来量去，一辆大卡车停在那里。地上用白布盖着，里面好像一个人。他问别人里面是什么？本来低声议论的人刺耳地笑起来。店老板告诉他：你不认识？昨天和你喝酒呢！

张生的预感被证实。他突然想吐。昨天还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变成一堆东西，一动不动。车祸现场的人渐渐散去，张生蹲了下来，他有点头晕，脑子里回荡着昨天他说的话：我女儿说我要吃很多的饭。现在，这个人死了不会吃饭了，也用不着吃饭了。尤其让张生看不得的是白布底下有一点血迹现出，正在慢慢扩大，张生注意地看着这点从内部渗透出来的血，仿佛有一种力量渐渐向他逼过来，它是一种有脚的东西，或者是马腾逐渐张开的嘴。白布中间那一点耀眼的血终于扩大，整个过程就像一朵花的盛开。

张生真的要吐了，站起来时有点头重脚轻。他很快地离开了车祸现场，来到贵都饭店门口，得贵巷口的少年跟他打招呼，张生就走过去说，把你的望远镜给我用一下。

我知道你要看谁。少年说。

张生在望远镜里紧张地搜寻，一边搜寻一边在胸膛里积蓄愤怒。刚才的恐惧很快地转化为愤怒。张生看见小柳正在跟一个男人说笑。他又把焦距调到那个男人身上，看出他长得非常英俊，正在动情地说着什么，小柳一边听一边点头，两人谈得非常默契。一股奇异的自卑开始袭击张生：他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，既缺乏魁梧的外形，也没有英俊的脸，缺乏气质，也不洒脱，他既不会赚钱，精神似乎也超越不了多少，否则就不会在这里窥视人家。尤其致命的是，张生看见那个英俊青年不见得像个瘪三，倒如同有修养有知识的人，小柳为什么没有权利爱上这样品貌兼优的人？

这种拟想摧毁了张生的自尊。他有一种彻底被甩出局外的感觉：张生这个人如果缺了哲学是一无所能的，既不会赚钱，也不善谈吐，连游泳也不会，什么爱好都没有。现在张生被空虚和恐惧抓住了——他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了。他咀嚼着小柳的名字，咬着牙。

小柳和那个青年从饭店门口出来了，好像在等的士。张生脑袋里响了一声，径直走过去。小柳看见他时露出了笑容，但她的笑容凝固了，张生已经用力地揪住了小柳的手臂，脸色发青。小柳看了看青年，非常尴尬，你放开！她说。青年很疑惑：出了什么事？他是谁？张生严厉地对青年说，滚你的蛋！

小柳立刻变脸，张生！你疯了？！

我有权利管你！张生丧失理智地叫道，我什么都没了，难道连老婆都不该管吗？

小柳说：张生！我想不到你会说这种话！你放开！

青年看了小柳一眼，说，我去叫警察。张生对着他的背影说，滚吧！他突然松开小柳的手，小柳含泪抚摸被他抓出血印的手臂，张生一见血印就扎心，哭了。他流着泪说，小柳，我错了，你跟我走吧……

别再碰我，哲学家。小柳擦去眼泪和手臂上渗出的血，冷冷地说。她叫住一辆的士，上车走了。

结 束

张生想：人要死是很容易的，突然往车轮下一趴，立刻就消失了。

就像没有生过一样，那么还活一场做什么？张生头上的汗慢慢渗出来，他的神情很紧张：如果死，就意味着自己活过的时刻都是滑稽的，哲学，爱情，这一切随着车轮底下溅出来的血，起消失，就像从来没有过这个人。他死了，别人照样在这个世上嬉戏和竞争，小柳照样跟人恋爱、度假、生孩子，很幸福。

张生感到自己被一只手推到一个地步：那里完全黑暗。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：形势一片大好，我却没有活路？

张生一个人呆在家里。准确地说这不是一个家，只是一幢房子，张生缩在床上，感到寒冷。他疑心自己是病了，本来他是一个很会流汗的人，现在竟然可以盖一床被子在身上。张生想起一种叫“打摆子”的病，心中闪过一丝惶恐。他有一种奇怪的感受：似乎很饥饿，想吃这个想吃那个，但又厌恶它们，张生今天仿佛亲历了孕妇口味变化无常的脾性。

他蜷缩在床上，似乎只有一丝兴趣，看那份买来的黄色小报。看到末了的时候，他的手放进了裤子，这在张生是第一次。

张生精疲力竭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心里呻吟着完了完了，我怎么会这样。当他着手处理裤子时，外面响起了敲门声，张生很扫兴。他趴在窗户往外看，是乡下南坑的穷亲戚，似乎总是过着悲惨的生活。一遇到难处就来找张生，张生每次不是送上一百就是两百，成了他们的供应站。今天，张生不打算开门，他开始厌恶他们，他很纳闷，过去我怎么没有看出他们好逸恶劳的本性呢？

亲戚敲了一会儿门见没人答应就走了。张生由于刚才释放了一点精力，很疲惫。他挣扎着走出门外，往刘仁家走，走的时候眼眶很痛，两眼发黑，好像连路都看不清楚。走到刘仁那幢宿舍楼前面，看刘仁和他老婆正往店铺扛鸡蛋，一前一后，两个人乐呵呵的。张生想：他们怎么这么高兴？扛俩鸡蛋就这么高兴？想着想着有些绝望。

刘仁大声和他打招呼，作一个老板很到位的样子。张生要买一把刀，刘仁说你买刀干什么？我这里只有水果刀。张生说水果刀也行啊。刘仁说这刀能杀死一头牛。

刘仁又说了一通他的生意经，重点在于呼唤张生下水。张生头脑嗡嗡的，好像什么也没听明白。他说刘仁你忙你的我要走了。……张生走到得贵巷口的时候，很奇怪没看见少年在那里。他打了一个电话给贵都找小柳，叫她下来一趟，小柳竟没听出他的声音，问你是谁呀？张生说：

我是你爸爸。

小柳来到得贵巷口，看见张生站在一幢小阁楼前。她拖着脚步来到他面前，问：做什么？张生说，你爱不爱我？……你叫我下来就问这个？张生说，对，就问这个。小柳说，你心里难道不知道我爱你你不爱你？

现在我的心比较迟钝了。他说，它要开口问一问。

……我爱你！小柳咬着嘴，但我不能跟你走……

你要跟我走！张生脸色发青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！

……我不知道……小柳抱住张生，眼泪往他的胸前洒，使他痛苦不堪。他说，跟我结婚吧，跟我结婚吧，一结婚什么都好了……

小柳抬起头来，她那被疑惑重新席卷的表情使张生感到绝望。

我不能跟你结婚。

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张生口气冰冷，没有任何证据你就这样不信我？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？

小柳低着头：我……你不要逼我了，张生。

小柳！张生用最后一点热情养育的冲动握住她的双肩，说，你就当把赌押在我身上，赌一次不好么？

小柳把他的手推开。

张生脸色苍白。他说，小柳，你知道我多爱你。他拔出刀来，切割了腕动脉，血突然窜出来，溅到小柳的脸上。她恐怖地尖叫起来，划破了下午的空气。张生微笑着看着被血吓呆了的小柳。

贵都饭店医务室的人赶来为张生包扎了伤口，由于切割的是动脉，血流得很多，地都红了，张生冷漠的脸像白纸一样，很多人围拢了看。小柳临走时对张生说，好好的，你何苦这样做？她的声音里透出一股绝望。张生说，好好的？好在哪里？事情都是你挑起的。小柳说，今天我看清了，即使我不变卦，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干，还不一样分手？既然结果无一可免，何必开始？

小柳上酒吧去了。医生问张生是否在贵都再休息片时，他缝了七针。张生鄙夷地看着愚蠢的医生：别担心，我这人就是走不动了，这里还是清清楚楚的。他指了指自己的脑子。

张生吊着手臂，大步走出贵都。

七月二十日晚上。

张生吊着伤手，像个病员一样在繁华的国货路上闲逛，准确地说他

是漂浮，使他的视线得以越过众人的头，看见霓虹灯在每一张脸上呈现。人声鼎沸之中，张生难以在人群里找到一个熟人，大家都很忙，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无所事事。尤其是他吊着伤手，样子很特别，很多人转过头来看他。张生涌上一种恶意：他妈的，看什么！有什么好看的。他这样想。他们都很健康，只有我一个人病了。或者反过来说，只有我好好的，他们全病了。都一样。张生在大街上走的时候，仿佛看见一张巨大的白布把行人都笼罩了，只有一点殷红的血迹从大如苍穹的白布上冒出来，向他逼近，张生被这种幻象吓住了，连脚都在发软。

周围穿梭而过的女孩子暂时吸引了他，驱除他的恐惧。一到夏天，女孩子穿上各种各样的裙子，像花一样盛开了。在张生的周围编织起一种虚设的温暖。张生注意到今年的流行女装的款式：长长的仿男式西装的极短的裙子，露出浑圆而修长的套着黑色裤袜的腿，头上戴着小红帽。几乎每一个姑娘都修饰得很得体，她们追求一种高品位的化妆艺术，只有表情是俗艳的。张生想起人说过新都会饭店门口常有暗娼溜达，就往那个方向去。

刚到新都会饭店门口时，他看不出什么名堂，也许是他吊着手，没人搭理他。后来站得久了，有一个大学生一样的女人走上来，问他要不要买花，张生紧张得双腿在哆嗦，他问多少钱？那人说那要进去看了才知道，三百五百的也有，一千两千的也有，要看花色品种啦。张生汗都出来了，说算了算了。

他站在新都会门口，头上的汗刚流出来就变成冰冷的了。张生无耻地想：我真可怜，跟女人无缘，相貌平庸得快让人不容易认出来了，没女人会喜欢我；要堕落也没钱；即使有钱去乐一回也兑现不了，谁要我这个伤兵呢？我站在这里算什么呢？

小柳的父亲突然从新都会门口冒出来，手臂上挎着一个女子，挎着这个女孩子的还有另一个老干部模样的男人，两个夹一个。小柳的父亲看见张生时头就一扭，身子也转过去了。张生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。

他对着小柳父亲的身影笑了一声。

……张生离开新都会，来到城市边缘，那里有一个垃圾场，就是废料处理工厂。张生坐出租车来这里，身上花得只有一块多钱了。他提着这张脏兮兮的票子，还拿到鼻子下去闻，立刻有一种让他说不出的臭味窜入鼻孔，张生口一张，扶着石栏杆干呕了一阵。